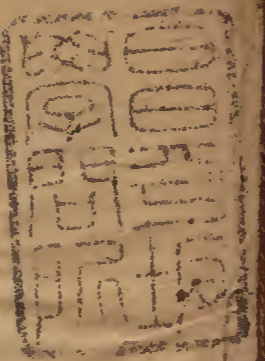


月令明義 三四



漢書門類			
八	四	五	六
六	四	六	號
三	六	六	冊

內閣文庫			
二	八	四	五
七	六	三	六
六	冊	六	號
一	架	六	冊

四廿才

黃石齋經傳九種

廿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56
冊數	35 (24)
函號	276 9



月令明義卷之三 章文庫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孟秋章第七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且畢中舊歷不用改從今左

孟秋之月日在七星昏房中且昂中

立秋之日日在柳九度昏氏二中日且胃八
中柳之上上有文昌二台焉天子所賦湛露
訥鳧鸞也於是則昏無星鳥矣張之九度
天樞所直其北有牢內平焉天子所敬慎
刑獄也其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所重秋
嘗也日在七星則危蓋屋出於東方天子
有道則土功不勤化
落安寧人無咨怨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萬物說言於兌兌更新也少皞金天氏其
子該為蓐收或曰熟而將藏也毛蟲走之
象茸者也商數七十二視宮轂九九而去
一故為之臣夷則者大呂損一之所生也
律長五寸六分其數五十一周語曰夷則
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伶州鳩曰武王
始克商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
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
上宮命之曰羽夷則上生夾鐘夾鐘卯也
癸亥之明日甲子卯時畢陳日至當辰辰
在姑洗辰加於戌去戌用辰寅加於申去
申而用寅故以夾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

為徵姑洗為羽其去大呂與夷則者志克
商之數故不用商也然則周人之樂皆無
商轂與曰無商轂則何以為樂謂圜丘之
長圜鐘方澤之長函鐘清廟之長黃鐘夷
則陳而不考也不考夷則則何謂之旋宮
也曰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則大呂宜為商
函鐘為宮南呂為羽則大呂亦宜為商黃
鐘既以大呂為角則又不得用夷則也過
是三樂者則亦通用之矣辛腥者陰金之
氣也君子聞是氣以思禦亂斷制折衝之
臣門者陰陽之合也且是肝衰矣
食辛腥不傷肝藏亦仁人之事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白露降蚤矣蓋亦可以蚤也周訓曰立秋
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
鳴涼風不至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疢病
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

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
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懈農不登
穀暖氣
為災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輅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淡

總章西堂左个南偏也謂是赤白所會法
度明章也夷則之法平以明總章之器廉
以淡何也法以陰而導
陽器以陽而養陰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

軍帥武人於朝

古之迎秋者以為日在西陸則歸甲旄罕
昏出於東方故以是而賞武士在威令然
亦可以降矣齊而親帥出於西郊不已過
乎曰資饒何殊仁義之用一也周末則無
寒歲祲獻之於權安則之靡草也以明武
則細於內以明勳則細於外乾而坤冥則
其勢卑矣故兌悅人者也商兌之慶則非
悅人者也物之未成而屬之則以為暴已
壯而釋之則足以為禍故又迎之迎之敬
之至也還賞軍帥則古者三軍六師之
治也古之為軍帥者則皆其公卿大夫詩
書禮樂之宗焉而武人之何也謂是僕御
而下司右
之屬也

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築俊專任有功

世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命將帥選士厲兵於禮無加焉何也曰是
將帥之享也公卿大夫不憚其禮樂宏其
教化使不義者翹起暴慢泝作自弊而下
至于牧伯乃因服致嚴請命而討之則何
合樂合吹之有乎謂是長大壯佼者則蒐
前獮狗鉦鼓之所命也天子又坐總章而
致之先賞於朝其罰也繇此矣詩曰順
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其罰也繇此矣詩曰順
明堂諸侯
曰類宮

丘按月令迎秋之
下但言道民勸農
者何也是兵寓農也春修耒耜秋持
牙井邑丘甸凡有外圻二百里之內為
六百四同當一
車之法詩之當為五六十餘萬家以丘甸

過六鄉之眾鄉為一軍七萬五千人未
十分之一也五百里之內實賦三百
六里為提封十萬井定賦六萬四千井
及馬匹千匹兵車千乘以每乘甲士三人
卒七十一人計之此七萬五千人不勞出
於一封之外是以天乎而用千乘之師
惟取張皇未煩列國番衛之也平居簡練其
征討張皇又不得十之三四先王特冀其
驕惰些窳故以蒐苗獮狩作而厲之如
國之內有盜賊奸宄非諸侯不庭者
煩天子六鄉之眾明矣然則專任有功征
不義明好惡順遠方何也天子用師不
畿甸之外四方嚮化在萬里之內甲師
五百里之內鄉遂縣都各聯其賦器
不勞轉魏故古者有用師之法而無饋餉
之法推百里以知千里推一國以知天下
專任築梁而四夷來庭明義去利則遠
人賓服故春秋式序而文質斌美也

心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
與罪刑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劓視折審斷決獄
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君子行法小人行意觀鷲鳥之擊知其下
必有傷膚創肉折肌及筋者矣端乎河也
先察其端叩而平之蓋自是平也羸委也
鄭元曰懈也或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天
地已肅陰不可羸蓋盡察之不謂其餘易
曰山上之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遷
獄則是不羸矣先王之先兵而後刑何也
兵刑之大者也明刑則可以兵而後刑何也
克詰戎兵勿知庶獄何也兵者
天子之事理者上師之事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

始收歛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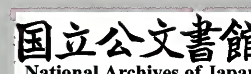
墻補城郭

春令云修利堤防道達壅塞於是完謹之
春秋之義得相起也詩曰我稼既同上入
執宮功是十月也則不已蚤乎曰
氣有早晚視其農事則亦已備矣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

出大幣

是否月也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
辟難不可榮以祿夫辟難辭祿則是君子
之事也天子何辟之有天子命祿則天子
長道而猶且禁其封立不行大使不出大
幣何也曰是歛藏之義也鷹隼始擊民有
厲心上易其爵祿則下玩其功名且是斬



刈口樹者不得已而命之下無以侈上無
 以喜必有殊割以讐武功則圭田采地絀
 無以繼也古之有功者或自軍佐以至軍
 帥自下軍以至上軍車服之庸則已過矣
 論定而賞雖不踰時則猶之廟明堂焉告
 於禘嘗而後賚之慎重之至也天子以是
 以月封邑出地則必有喜事之臣輕任勞遠
 專功之禍小來之義則於是焉取之也鄭
 元曰嘗出田邑而此不封失於古義夫夏
 七月周之九月嘗或以
 畢矣何為其失古義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
 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行爵出祿盛用禮樂闢關挺囚升高眺遠
 則是夏令也省囹圄去桎梏禁肆掠止訟
 獄發倉廩出幣帛則是春令也天子之令
 征伐禮樂庶民之令謠歌訟獄中於其節
 則陰陽無權是
 在行之者耳

仲秋章第八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箕中旦觜觿中舊不用改從左

仲秋之月日在翼昏箕中旦參中

白露之日日在翼二度則昏尾五度中日
 畢十一度中翼為羽翮主遠客亦天之樂
 府也中星距極百四度北為即位天子之
 近臣也日在翼十七則昏東壁見於東方
 壁主文章三四度而土是為天策天子有
 道則貴文章七重道術土功不煩賢人其昌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南呂者太簇損一之所生也律長五寸三分三釐三毫數四十八周語曰南呂以贊陽秀物或曰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其實二呂者皆金也西為中金故南之南者離也西與寅合一百二十天地之中律也

盲風至鴻雁來元鳥歸羣鳥養羞

盲風疾風也鴻雁來自北來也元鳥歸蟄也養羞畜食也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白鳥謂蚤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

也周訓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元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羣臣驕慢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淡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正義曰是月乃論養老及章物服采之事又及於刑戮者蓋事起於七月此特申明

之耳今攷其意章服以慶君子刑戮以威
 小人養老以教孝弟孝弟立而後慶威行
 慶威行而君子小人各得其序然後神明
 可得而享也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
 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
 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西郊則即西膠也為其祖虞也
 故稱虞庠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
 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
 之今之所存者獨鄉飲酒耳養老之禮廢
 則子弟易其父兄庶姓慢其長上驕奢游
 出而叛亂滋起章服不足以勸刑戮不足
 以威而天下乃亂矣有王者作必重養老
 之令養老必自七十而上不服官政春秋
 吉日畢在庠序王者而下親為餽醕孤獨
 以隆始給糜粥八十而上各給爵帛鄉里
 貴人不先耆老九十而上日修於官有司

致問不分庶姓行之信久而後慶威可効
 也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
 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
 困之人或沾於歎凶而莫之省憂為民父
 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又詔口老者
 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
 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大
 下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
 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其令縣道年八
 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一斤酒五斗九
 十以上加布帛人一疋絮三斤賜物及當
 稟鬻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者
 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
 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是當
 文帝時富庶使然當平時無事之國嘗
 試行之以漸其餘雖然催科不行斬殺不用
 可也豈必俟紅朽而後施其糜粥哉孝武
 元年夏亦有受粥佐孝之令皆本孝文故

不錄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三月巳登其數矣授克人而芻之至此則有度矣五方所用各有毛物陽事用騂陰事用黝外毀用大小以體長短以角宰祝之事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春日畢之秋曰達之何也春氣動而苦泄秋氣凝而苦滯也春水始旺至於辰月與土相沴人有滌泄之禍故為難以畢之秋金始旺至於酉月湫瀋不達人多病肺故

為難以達之先王之愛人也必有見於未然而者焉非劇也春分而後秋分而前陽氣憤盈萬物不能自藏以喪其精鬼聖人必無以惕之曰是有主火者燔灼其間日夕糾虔則既或治之不可不慎也故難者聖人之所教慎也且謂如是而後兩社不戒土功可作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倉困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灾此託於護民者也則不如豳風之情也豳風至十月寒向墜戶曰入室處是亥月也於是酉月但趣收斂而已

而築城郭建都邑不已蚤乎曰是經始也以其時則可矣秋氣已達不犯農神之怒然且畜租種麥則是以前風為周令也或曰翽候已晚洛候已蚤八月其穫則是未晚也經始之則可矣收歛未畢而趣築城郭建都邑兩時不得又因而罪之則是聖人不為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穀蟄蟲坏戶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水始涸

鄭云水猶未涸也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古者孟冬日在心尾氏晨見於東方於是水涸今日在翼軫秋潦未收故古今之占候不可膠柱也其名物躔次分野則固殊義矣蟄蟲振白露下水始涸皆先月而言之何也明氣有蚤晚則節或上行節上行則閏在前月也周訓曰秋分之月雷始收穀又五日蟄蟲坏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收穀諸侯淫佚蟄蟲不坏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為害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權量之難齊也亦猶之日夜春秋二分漏刻雖同而南北極差積盈十數今赤道平分各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春分前交秋分後交各差二度四十分非聖人則不能齊也假令權量之間皆九十一銖差二銖以贏縮真之矣天虛地謙人競其間公朝銖鎰閭閻鉅萬先王於春秋二分致嚴於度量權衡錙石斗甬之事所以慮民者深且至矣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

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平也孟子曰關譏不征市廛不稅則天下之商皆悅願藏其市矣傳曰來百王則財用足貨賄者小人之事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二氣時也五行類也二五因民布於歲月六陰六陽九十二卦七十二候是為大數是在於易觀之卦也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風觀民設教於是風行道上觀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一也飭衣裳文繡制度二也申明刑殺必當三也察犧牲物色四也築城郭穿竇窖收斂積聚五也同平正角六也易關市來商旅七也難達秋氣神道設教八也先王以是八者順時因類川於民心雖舉大事動大眾可也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舉大事動大眾未有不時而孚於民者也故觀與大壯陰陽之數互相反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
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章第九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舊歷不用改從今左

季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東井中

寒露之日日在軫十二度昏斗十度中旦井十三度中軫亦好風於是乃風矣日庫

使然非軫之爲也凡風雨寒暑皆生於日
不生於星猶治亂清濁皆生於君不生於
民也角二星南距極九十七度天王帝庭
也瑤光所直太陽門在焉日在角九度則
昏牛二度中旦井二十七度中與日相對
婁六度見於東方婁北十一星爲天將又
西北爲傳舍天子有道
則將軍不動傳舍肅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角
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無射夾鐘損一之所生也律長四寸九分
五釐五毫數四十五周語無射所以宣布
節人之令德示小民軌儀白虎通曰射者
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復隨陰而起無有

終已其實無射者火德之大究也火生於
太簇盛於蕤賓至無射而究矣聖人以其
德盛也復繹思之曰是無射也攷
其律數則是圖著之所終始也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
麋禽

來賓滯也滯者留也周訓曰寒露之日鴻
雁來賓又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
有黃華鴻雁不賓小民不服雀不入大水
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
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
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
爲愆陽蟄蟲不
俯民多病疴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罍廉以淡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

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吝嗇者人之恒質貴人之務藏甚於小民小民則無可宣出者矣而又申教之何也為貴穀也五穀正熟民易於貿易陶冶鹽鐵取於麻枲六畜之羸足相往也而輕用五穀則往遂不反以遂長夏是乃病矣故禁之又嚴禁之是貴穀之令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

於神倉祇敬必飭

農事備收舉時也舉五穀之要掌會也如是則冢宰司徒相為治也少宰月終舉羣

吏之要是其一事耳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凡宮伯酒正粢盛之需亦於是舉焉周禮之屬則未有專舉也謂是帝籍不敢不專舉者故曰乃命冢宰冢宰之於月令特取之矣凡月令之事掌於太史命太尉一命司空一命冢宰則是三公也三代之制兼探焉而冢宰綦重冢宰飭神倉則天下之倉庾不涸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

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勞民也朔風則在十月矣明堂禮在八月月小人終歲勤勞亦何寧處之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春夏以舞秋冬以吹舞以導其陽吹以導其陰舞通於征伐吹通於禮樂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仲夏大雩祈也是月大饗報也饗非為雩也天子奉天致事百神不以不旱而輟雩則不以不熟而輟報故夏有輟雩而秋無輟饗上帝曰饗饗廟曰嘗月令四時不言亨廟則皆以配帝也春秋四時皆言享廟諸侯之事也鄭元曰嘗犧牲告備謂是嘗于羣神猶夏之雩于百辟也然則大饗之非禘禘何義也禘禘歲義也舉月令則未舉歲義也

命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天子畿方千里制百里者百去其山藪城郭為百里者六十有四為田六十四萬井當五百七十六萬夫所耕之地古以三則定地十畝取一家任二人則千里之內五萬七千六百萬畝可得五千七百六十六萬畝之入千一百五十二萬夫之任酌其遠近輕重定賦相其土宜土會以為桑柘麻枲葭葦魚鱉梓材之所從出取其精者以供郊廟經費賞賚之需其餘以施於公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及於百縣之長廩祿主采天子庶人一無所私所慮者百縣諸侯自為肥瘠定賦不均施祿不平故先三月而定之以較其贏縮協其出入示慶讓也井地既廢疆界不分富屋隱民俱不可問今不能盡如古但以千里之地再半古人之算為田三十二萬井二萬八千八百萬畝二百八十八萬夫所耕之地二十分用一猶得千四百四十萬畝之入一百四十四

萬夫之任為治之法先正其畿內而後以
 及其諸侯則法制定而怨爭息也從此定
 制以施於象魏不過三月不為蚤矣是戊
 月也在易為剝剝曰上以厚下安宅君子
 居上有郊廟之祀百執事之賦不得不下
 取於民取於民而不定為之制則眾共剝
 下下欺其上墻高基銳傾覆因之矣剝之
 上爻為宗廟五陰供賦以奉一陽魚貫之
 序百辟共故下無剝牀
 之凶中無剝膚之患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令
 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
 司徒搢朴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
 獵命主司祭禽于四方

僕戎御之屬七駟謂趨馬駕稅之官授車
 以級謂載旌旒者各以官次也屏天文所
 謂外屏也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
 致民列如戰陳王執路鼓焉諸侯執賁軍
 將執晉師帥執提旅師執鞶卒長執鐃兩
 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鐻教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誓曰
 無干車無自後射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
 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撰車徒讀
 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縣鄙以各家以
 號鄉以州野以邑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
 事遂以苗田如春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
 振旅之陳辨其旗物王載太常諸侯載旂
 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
 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號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獮田如春蒐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
 所謂主祀祭禽者也凡蒐田教以軍節芟
 舍教以聽嚴獮田教以辨色因時辨治也

中冬大閱虞人萊其野百步為表凡三表又五十步為表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五物率民陳車徒如振旅之陳皆坐聽誓于陳前斬牲以狗左右曰不用命者斬之乃為坐作擊刺之法遂以狩田致禽饁獸入獻禽以享烝其詳在司馬職中凡春冬有誓夏秋不誓此云司徒摺北北面誓之與冬狩異義又云載旌旒授車以級與秋狩同文者月令酌司馬之法於歲秋一舉以順天道且欲畢意於禮樂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古之聖人雖在平世未嘗忘戰詳觀司馬致民致禽辨穀辨色鼓行銜枚命賞命罰於戰勝之數一一具備如云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皆簡切明至誠繇其道可以不敗故觀於辰月合樂之文爰及季秋厲飾之事而古今治道燦然見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螿蟲咸俯在內

皆墮其戶乃趣獄刑毋畱有罪收祿秩之不當

供養之不宜者

供養之不宜鄭元云如貪嗜熊蹯之屬非常食也或曰收執也祿秩不當則已濫供養不宜則已侈故皆收去之亦貴擘斂也周禮宮伯膳人饗人各有宜物或謂收其不宜象於黃落以逮下也

是月也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眚噍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

令則爰風來至民氣懈惰師興不居

管夷吾曰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

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量民資

怠所惡其察所欲心得我信則克此謂辰

德辰掌收收為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

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日

聚四政曰補缺塞折五政曰慎旅農趣收

則五穀皆入又曰戊子令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

命宗祝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而薦

之祖廟與五祀故神享其氣焉君子食其

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

右司馬銜組甲厲兵合什為伍以修于四

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

歛也然則畫爻陽文下露五地競環五穀

隣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有十一日

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

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亦七十二日而畢

月令明義卷之三終

月令明義卷之四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孟冬章第十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舊歷不用改從今左

孟冬之月日在房昏危中旦張中

立冬之日日在氏二度昏虛初度中旦柳
 九度中氏之北車騎梗河在焉天子所守
 其關梁也房為天駟日月五星所從出入
 也其北有陰德陽德焉日在房則胃昏見
 於東方古人所虞其為厲也是與夏孟互
 易則天街礪石在昴七度而上矣天子有
 道則白衣式
 微喬夷就列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

五帝德曰顓頊高陽氏姬姓元冥少皞氏
之子曰修曰熙代為水官羽數四十八商
殷損一之所生應鐘律長四寸六分六釐
六毫六絲其數四十二姑洗損一所生木
德之根氏也周語曰應鐘均利罷用以俾
應復言其久而能復不如已之遂已也古
之言律者以六呂間六氣以陰陽左右而
求其合故曰元枵合於星紀姬訾合於析
木今知不然者日尸無恒舍陰陽有定律
度有差池律無變易亥不合寅而合於子
故應鐘四十二合於黃鐘之八十一為百
二十而贏已不合申而合於午故仲呂六

十合於蕤賓之五十七為百一十而縮應
鐘之律合於黃鐘為十三寸六分而贏仲
呂之律合於蕤賓為十三寸而縮此兩者
陰陽晷影進退薄蝕之所終始也鹹者鹽
膠之味也朽者迂濶之氣也仁人智士之
言或聞其氣以為鹹朽者矣行較壤之祭
也腎者壬癸之位也應鐘在壬
癸而不為水者避黃鐘之位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爵之大水海也雉之大水淮也周訓曰立
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
入大水為蜃水不冰是為陰負地不凍咎
徵之徵雉不入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
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
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乃僻天氣不上
騰地氣不降
君臣相嫉

天子居元堂左个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食黍與蕝其器閔以奄

元堂左个北堂西偏也元路古云
衿路衿元色也黍蕝亦以養陰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賞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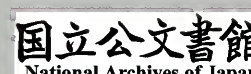
卹孤寡

冬者藏也迎冬猶之納水也人生於火而
歿於火至於冬乃為之藥也天子所以歛
德而齊物也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

黨則罪無有掩蔽

天下之大疑有二曰疑刑也疑兵也刑疑
從輕兵疑勿舉則亦可以弗卜矣而猶且
之罪何曰是有大吉大凶焉阿黨而出人
原也阿黨而方上命撓師期此不可原也
阿黨而輕行師破夷人宗社此又不可原
也凡人之阿黨者皆有大權位勢利所集
而後根株苞孽生焉勢位不在殼影稀落
則與之者少矣古之聖人以至誠待人以
至誠事鬼神共驩放齊猶或比周然且不
謀龜筮而用之又不可不謀龜筮而誅之知廷
臣之無所利於共蘇共蘇之無所利於洪
水也至於宅揆則雖以至德元契而猶且
卜之命之以為神明所託鄉士庶民不敢



或違也使夫士族之好惡小民之風雨或
 彼或此或寒或暑而皆卜之筮之則筮龜
 剛柔端拭而察之炳如也必不可得則端
 拭而思曰是何所利於阿黨而為之使筮
 龜而亦有利於人所利於阿黨人也滋甚然
 且聖人不廢著龜不諱阿黨者何曰畏夫
 權勢之相嬗天下不言而異夫鬼神之言
 之者也鄭元曰是謂治獄吏也曰治獄吏
 而不當則夫人能言之使夫人不能言之
 則是非治獄吏也或曰是兩事也龜有八
 命不察有罪征象與謀果至兩瘳征則有
 之刑有科條何無疑之有
 夫是則征亦可無疑也
 景帝五年秋後詔曰獄人之大命歿者不
 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
 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囚罪者失職
 朕甚憐之諸疑獄雖文致如法而於人心

不厭輒讞之景帝此詔可謂深察吏情凡
 獄吏不嚴酷則賄賂不重賄賂不重則阿
 黨不行小人之出入人罪者皆有苛察之
 術比周之智敢於殺人而後人畏而從之
 人主寬大敬慎愛人則獄吏
 無術雖不察其轂色可也
 武帝末年罷輪臺之詔曰曩者朕之不
 以軍候宏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
 言秦人我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
 典師遣貳師將軍古者卿大夫與兵謀參
 以著龜乃以縛馬書視羣臣或以虜自縛
 馬不祥或以為見強乃筮易之卦得大過
 九五匈奴必破時不可失也又曰北伐行於
 吉剛奴必破時不可失也又曰北伐行於
 蒲山必克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必毋
 淡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貳師敗軍士歿
 畧離散悲痛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是
 勞擾天下非朕所忍聞今辭此詔觀之則

為龜筮者亦有阿黨也易九五在大過枯
 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象曰枯楊生華何
 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禍敗爛然而
 羣臣心阿天子下黨貳師遂以為繭山必
 克之卦使武帝當時心無偏私不阿親近
 玩易詞深察其理則無俟輪臺而始知悔
 矣故人主惟虛心察理不
 阿親近雖不用著龜可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
 降天地不通否隔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
 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
 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溪徑
 飭喪紀辦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隴丘之大小

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兵喪者生民之威事也聖人在上不能使
 世無 曰固封疆修邊竟完要塞謹關
 梁塞溪徑數事而已數事已得積聚已斂
 城郭門閭鍵籥已慎則內寇不作內寇不
 作雖外寇至遠道投阱而已曰方夏秋時
 亂棲野被邊園未修溪徑未塞外寇卒至
 如何曰是為先起禍發自彼吾通其溝澮
 隴畝橫縱陂塘積水棗栗桑柘被於境內
 耒耜鋤耨不失其數鄉遂壯伎不失其物
 是固無患也曰與強寇密邇田廬數撤秋
 成數驚卒無可斂為之如何曰吾有數年
 之聚數年之訓憂患與同弱弱而強強曰
 民有歿者如何曰聖人在上不使民期願
 能使民盡正於牖下春秋逐疫祈穀祈年
 夫是而猶有天札則命也曰卒有國殤如
 何曰廩其孤荼食其父兄是北郊之所還

賞也曰士大夫有功于王事功能未茂而爵命已盈報之則溢不報之則廢為之如何曰已損其軀體而復量其爵命則過矣犀象之齒角無勞於人而猶貴命之而况於勞人乎况於搢紳之臣乎曰是其厚薄高卑大小如何曰是在掌故也授等以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勞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效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辰月之誠則為百工也是特為祭器而百工之課具焉夫祭器則無所蕩上心也祀豐于昵而祖已惡之何也所以教誠也郊社之用水藁宗廟之用木豆所以教僕正其本也正本而推之玉象所以不設也賞曰必當莫不欣悅則猶有不盡之詞焉罰

曰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又曰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則無不盡之詞也其無不盡之詞何也小人正而君子治也

是月也大飲烝

烝衆也冬祭曰烝周禮冬狩之後入獻禽以享烝是非其義者鄭元謂是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於他禮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臣民異舉也又曰燕有牲體為俎謂之房烝今以仲月大祀而燕謂之慶成故孟夏之酌則序爵於朝孟冬之烝則序齒於學所以正功德奠天地之義也其奠天地之義何也孟夏巳月乾卦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迨暇飲醕所以示羣臣功能之等也尊尊而卑卑則天為政於上而

冬亥月坤卦也君子以厚德載物同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羣臣同體之義也長而弟弟則地為政於下故天者所以教敬也地者所以教讓也敬讓立而民不爭是帝王所受情於天地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是在飲烝之前而先言飲烝者重其事也天宗者日月星辰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元春上日有事于上帝則六宗畢祀而又祈年于三宗何居乎曰日月北辰移情于日月以風雷霜露受命于北辰移情于日月以風雷霜露受命于涼燠寒暑司中司命則無所取之也人民百穀生於三宗故於百穀之成而又報

之然則上帝之事也書肆類上帝禮於六宗月皆上帝之事也書肆類上帝禮於六宗月者天子始受命必親郊于上帝唐虞禮簡五載一狩十一月朔至于北岳歸格文祖則固未議園丘矣公社上公之配於社者也門閭之襲於五祀五祀之錯於先祖何也曰非烝祭也蓋周令歲終則各有舉焉或曰祈年或曰大割或曰臘曰蜡蜡息老物也而及於三宗降澤勞農而使其君臣大飲禮歟曰日月星辰去人四五萬里以其生我而猶且祀之親之而况於臣乎而况於君乎君臣潤絕則自秦而降三代未之有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古之將帥則皆士大夫為之也夫是長大若俊者以率鄉遂之子弟立旗致物或不

開於六藝故習之習之不已又步作之故其陽氣而驚志息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

者行罪無赦

古之為賦者其詳察亦及此也凡水泉池澤至是方涸小民力食俯掇微贏以給歲事一有厲禁則胥徒豪役倍蕪取之其取之則皆曰為天子也士夫之取於民有司得制之有司之取於民士夫得議之士夫有司侵漁雷同天子莫知其知之立敗也惟曰天子取之則天下環視無敢語者故利散於百姓而怨歸於天子古者為川澤虞衡皆有定賦歲入惟正於天子其餘公之百姓如遐邇隱伏則亦有遺滯者矣兼而

之害淺於有司有司之害淺於上執事允以酌為去害斂福於天子故民不困窮上

下無怨也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公羊以為有百金之魚是也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出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如僖伯可謂斂福

無怨者矣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亾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
令則雪霜不降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章第十一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舊歷不用改從今左

冬至之日唐虞在虛周在夔女秦漢之間
在牽牛之首自秦王政甲子十年至漢章
帝元和二年行四分歷之歲危三百二十
二年日躔退差當五度餘以大初歷斗二
十六度揆之實退躔斗二十二度則大雪
之日當在斗六度自斗以四牛八度女十

一 度虛十度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合斗二
十則八十五度當東壁之中見於南方故
三 統歷云昏壁五度中是也自斗以東
十一 度尾十八度心五度尾五度氏十五
度亢九度角十二度軫十七度合斗十六
為九十八度故月令云旦軫中約當軫八
度中是也三統歷但辨昏而不辨旦謂昏
八十四壁五度中則旦八十四當角三度
中不知昏旦有長短仲冬夜漏六十二刻
旦昏相直可證 當如旦當角中則月令
不言軫中矣蓋昏星易正而旦氣難求以
昏壁五度為準實測當時日躔當在斗六
度餘蓋以知所在度次難明惟據中星四
分相等以知所在而高庠贏縮測候不精
則差池懸絕矣言姜爰造三紀歷始悟以
月食衡得日宿度所在隋劉焯造皇極歷
始悟日非平行一度二至後贏縮積差二
度餘則當時以為大雪日在斗十一二度者

皆未嘗實測但依太初歷而言之至於昏
 旦兩中昭在人目則月令所推軫壁必高
 堂生及曲臺諸儒為之非三統四分所辨
 亦非周秦之舊文明矣如依太初日在斗
 十二度為準昏中當在奎一二度何得以壁
 五度為準乎自漢元和乙酉至晉泰元甲
 申凡三百年退五度冬至在斗十六度中
 則大雪在斗一度自泰元甲中至梁大同
 壬戌一百五十九年日行退疾已在斗十
 二度退疾之後已復平日行自大同壬戌至
 開元甲子一百八十二年退三度在斗九
 度半開元甲子距合戊寅九百一十五年
 在箕三度末凡退十六度以是平推積歲
 日躔行自遲疾積歲星分因有紆促或前
 促而後紆或前而後疾通得六十年一
 弄一與泰元而上歷年八度女十二度虛
 十度一與泰元而上歷年八度女十二度虛
 端之

所裁六十七年之至施於十歲已邈乎濶
 矣天地盈縮四千三百八十二年之內猶
 人一歲冬夏往還少有一遲疾仲尼春秋已
 未為始始還陰歷猶夏至之生陰迨元至
 正二千四十八年始復還陽歷猶冬至之
 生陽中分一千二十年餘年而上猶秋分之
 際陰陽始爭自宋元嘉十年上距晉泰元
 九年不上五十年輒差二度下距大同八
 十年不上百十年輒差三度半只此百五六
 十年為坎離戰次日躔飛越推此而上下
 二十餘年必有紆行盈縮之外宜特立二
 度者此又自平行盈縮之外宜特立二
 以為陰陽交變之限非可常例求之也猶
 之月行遲疾各有極差積久始見惜諸古
 牒無可復稽不得不留以俟後人是篇特
 為漢儒而發明昏壁且軫則大雪必在斗
 之初度雖云古人言簡約畧可觀而其遷

次古文以就時歷亦榮可知矣鄭元既疑
躔次之近秦官又六疑中星之仍漢歷既
明車服之異周時又不明漢制之參
四代亦粵稽之至意闕慎之盛心也

仲冬之月日在箕昏東壁中日翼中

是子月也日躔天漢之首當河支流下於
南極蓋天地之交際也大雪之日日在尾
五度昏室五度中日翼二度中尾為九子
尾五度天子之神宮也冬至在箕三度日
在箕則萬物基始矣箕四星西北距極百
二十一度半日在箕則昏參井見於東方
鉞在井口子丈人在參之南天子有道則
井鉞不傷大臣信愛丈人明潤則耆臣平
格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賢

黃鐘者律之始也其律九寸其數八十一
凡律皆十有二寸黃鐘之陽八十一其陰
三十有九積一百二十以九分之為十有
三寸三分天地之方圓日月之弧矢薄食
之交限皆十有三寸三分實測表晷以為
陰陽之端始也應鐘三寸七分三釐三毫
合於黃鐘則十有三寸七分三釐三毫而
萬物交終故謂之應鐘應鐘與黃鐘交於
子亥之間而水木始生為數一百二十三
六分而贏蕤實仲呂交於午巳之間而金
火始革為數一百一十六八分而絀贏絀
出於律而進退應於度律以命日度以命
星此兩者五行所分應二儀所合德也聖
人觀於二五之德參兩之數制為三鐘三

呂以滙金木又為黃鐘蕤賓以衷水火而陰陽剛柔人鬼之情狀備悉於此矣黃鐘之實凡十有三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因而兩之二十六萬五千七百二十半舉其差積而古今歷數萬物贏縮可得而言也古之聖人執中而治不揆曠論不貴渺說要而歸之黃鐘曰是元陽始萌在黃泉之中敬以治之抑以養之靜以居之誠以行之仁以宣之為是五者而成黃中以通於十有二月損益制度陰陽不忒若此而已矣

承始壯地始坼鶉旦不鳴虎始交

堅冰至則坤月也是復矣而益壯何也陽始生於上而陰益凝於上母壯之時也鶉旦鳴鳥也或曰求旦之鳥陽生而不鳴得所求也

天子居元堂太廟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食黍與蕤其器閔以奄

飭歿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歿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

月

暢月而飭歿事何也陰不飭則陽不暢歿者之托於木猶暑之托於地也八尺之表取暑進退進退之端以為生歿黃鐘之表直於蕤賓暢在夷則飭在姑洗蕤賓之表直於黃鐘暢在太簇飭在無射南呂之表直於圜鐘暢在中呂飭於大呂圜鐘之表

直於南呂暢於應鐘飭於林鐘因而通之
姑洗之表直於無射姑洗可飭也而飭於
林鐘林鐘之表直於大呂林鐘可飭也而
飭於無射前陽而後陰左生而右歿表高
則暑長表下則暑短居則從表葬則從暑
此先王所以治生歿之事也中古之日在
於虛危以為歿喪哭泣墳墓之事三代而
下襲而用之不知其無與於虛危之事也
要以相其方位下其宅兆則於是月焉畢
之也既於是月畢之而又云無發蓋無發
天地之房何也謂是孟月危虛昏中墳墓
瑩兆既以辨之矣閉固已成毋復動之神
蟄之氣俟其自復故屋室者生之房墳墓
者歿之房也土事毋作蓋為先王勞民無
測月之役也民無踰月
以行則請之暢固宜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是周道也道之在復曰雷在地中復先
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夫是
則猶夏殷之道也夫易之為道不自周始
也姬月之令則於是盡反矣古之君子觀
於陰陽姤復之數以是治身則以是治家
以是治天下奄尹於周為內宰掌王之宮
令士大夫也辰月之正婦容子月之正婦工
何取之也曰取之水德辰以為貌子以為
事貴近申禁所以遠女禍也然則周之多
女禍何也曰其盛也以之其衰也亦以之
盛於夷則衰於姑
洗此黃鐘之治也

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麩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

毋有差貸

酒熟曰酉大酉酒官之長也湛
漬也熾炊也火齊腥熟之謂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井何祠之井德之地也井之於川海源澤
猶復之於五德也井在小祀而竈在大祀
者何也源澤川海則不為小祀也然則竈
行門戶中雷何為五祀也曰竈者未既濟
之義也行者中孚小過之義也中雷坎離
之義門戶乾坤之義也此八者易之所終
始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
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野虞之厲禁為木材也犯者得執而討之
賓客之澤物喪紀之蒲葦不必盡官之也
且於是冬狩矣致禽之餘弛數日禁亦毋
乃可乎自古山林藪澤皆有厲禁三代迄
漢皆有苑囿包跨寥廓今日乃
悉公於郊甸亦越古之盛美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陰陽方爭陰且勝則憂之謂是生疾之交
也交而必分陽且勝則持之為是未壯生
者毋蕩占之聖人閉關禁旅則必謂此也
大都北極出地四十一度冬至之日書三
十八刻夜六十二刻大統歷稱晝四十一
刻夜五十九刻蓋應天晷所測也凡日冬
至天中八尺之晷一丈三尺三分五以
九約之一百二十有奇此三分日周之數
也每於前後七日之間進退前却或長至
一丈五尺或短至一丈一尺五寸酌其平

中為日至之數上下爭蕩於六七寸之內
 稟乎如薄蝕之畏人也古之聖人蓋嘗親
 省其候恐其遠而不復故於初日不遠復
 無祗悔元吉於三日頻復厲於上日迷復
 凶有災背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自易詞之告誡未有嚴
 厲於此者也蓋自三代以來統日以甲統
 月以子日至癸而窮故甲為之始月至亥
 而窮故事未勤而用師之戒一嚴至此敬天
 雖農事未勤而用師之戒一嚴至此敬天
 憲也於是子月不述圜丘何也曰是不襲禮
 也于高禘則書之於南郊則不書何也高
 禘月令也南郊則非月令也為明堂之親
 於農桑者也董仲舒曰天子每歲首必郊
 祭故敢為地行子禮將興師必郊祭先告
 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與四祭而遺郊祀
 則為不經夫月令則猶未舉四祭也舉其
 切於農事順陰陽而為之郊祀禮樂或別

為書何可同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
 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定心氣安形性何義乎曰古人之微也心
 氣陰君於中而火為之使形性陽君於中
 而水為之使心氣外陽而易動故定之形
 性外陰而易靜故安之其貴於寧靜澹泊
 則一也劉安曰澹泊以明志寧靜以定遠
 則猶未及於心氣形性之義也定晏陰之
 所成待陰陽之所定何義乎陰節將成不
 宜與爭爭則敗故定之陽節已定不假與
 爭久必勝故待之定其所成待其
 所定故天下不爭而陰陽靜正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芸荔挺舍氣之重者感陽而出陽之先生
者也鹿走山陽盡而角解麋走澤陰盡而
角解正義曰節蚤則解蚤夏小正故云十
一月麋角隕節晚則解晚夏小正故云十
二月隕麋角周訓曰冬至之日蚯蚓結又
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
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
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
事去罨之無用皆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
天地之閉藏也

柞氏葬氏剝陰木耕凍草則於是月也竹
木取材者也取材莫如冬官人象罨者也
象罨莫如用罨敝而舍之官耗而改之亦
未為不可也是月也不可以蓋屋室而可

以築囹圄何也曰不發蓋屋也不發蓋屋
則築囹圄義也皆以護萬物之蟄藏者也
天地泰而桎梏解蟄蟲萌動則小罪小獄
咸仰天澤故仁人之於殺蟄啓蟄觀法深
矣至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匏不成國有大兵行春
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雨汁瓜匏何取之也鄭元曰昂畢之氣乘
於虛危雪雨雜下謂之雨汁虛危之下星
有瓜匏故曰瓜匏不成夫是斗建之間固
不得瓜匏也古之分次者始於虞夏蓋莫
之敢攻也久而浸淫龜龍虎鳥各易其所
故仲冬之不稱元枵仲夏之不稱鶉火則

於是取之也

季冬章第十二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舊歷不用改從今左

季冬之月日在牽牛昏婁中旦角中

小寒之日日在斗十度昏奎九度中旦軫十二度中斗柄距極百十九度北上漸臺距極五十八度河漢之左畔也牛六星中距極一百八度日在牛三度則昏婁六度中旦角九度中權積薪昏見於東方薪權不動則邊圍無事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

大呂律長八寸四分四釐四毫四絲其數七十有六蕤賓益一之所生也蕤賓則不可以損矣五十有七去其十九則入於黃鐘之陰故復益之則蕤賓為主也蕤賓疑不可為主者以其方盛若不自為客自黃鐘視之則猶然客也故謂之蕤賓蕤賓以客代主之令反損為益是以子得其家婦得其室律呂主娶得不絕也易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大呂受益者也

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鷄乳

周訓曰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雁不北鄉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夏小正月啓蟄雁北鄉雉震响傳曰震也者鳴也响

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
惟雉聞之何以謂之雷雉相識以雷

天子居元堂右个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

衣服元玉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奄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聖人之愛民也索其所以福民者不得曰
吾驅其難者而可矣曰生於土而殞於土
吉凶憂患則於旱取之於月之難木上診
土陽躁而多禍故為難以甲之酉月之難
為金壯也土將謝而子用事故為難以達
之丑月之難上氣耗散陰退而多慝故為
難以送之或曰辰月之難謂已將至矣先
為難以禦之若是則迎夏何也曰夏者長
養之氣也巳者陰慝之先伏者也人生象
木岐節縱理故仲呂南呂大呂者將與為

間而重難其事故曰吉凶同患之至也然
則四司之厲如何曰四司之厲不如夫鷹
獾豺虎犬彘
之為厲也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

祗

征鳥厲疾氣已迅也周訓曰大寒之日鷄
始乳又五日鷲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
若是則山川之祀亦可以畢也鄭元曰帝
之太臣謂勾芒之屬天之神祗謂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是則再祀也神祗皆大帝之
大臣皆人也蓋自孟冬以來祈年大割及
川源大澤至此而嶽瀆宗佐有功於民者
饗報皆畢矣詩曰歲聿云暮則征鳥之謂
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正義曰漁獵一也天子親教獵而不親觀魚臧倍伯所諫隱公也今日天子親往何也是非漁民也則為寢廟故是薦鮪之終事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是臨月也易云澤上有地臨澤上有地蓋謂冰堅也臨之八月有凶蓋謂酉月先王所以致難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必於農事焉始矣農事具而後教事具而後禮樂征伐刑賞慶威雷次焉起也入冰出種何也入冰而陰政畢出種而陽

德布告令同日示民不惑也計耦耕事則猶是井田之遺也詩曰駿發爾私于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井田之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季秋習吹此其終事也舞之不終事何也曰吹必有舞玉居明堂禮曰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夫是不言合吹也而於合吹言合族者蓋合族在於是矣詩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醕矣謂歲暮禮闋王者乃暇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夫是則月令之重郊廟也郊廟之禮蓋有特起焉上帝之犧牲謀之於春丘澤之燔柴謀之於冬以精禮王者之所自治也故謂月令之不言郊祀者過也月令之祈

穀祈禱祈麥祈年終歲七薦則未及禘祫也禘祫紀歲月令紀月君子之於禮樂也更端焉耳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無有所使

周禮以下劑致民約以下地之則家役一夫凡國家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道路委積大喪及窆抱磨共丘隴蜚車之役皆取之鄉遂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此云專而農民無有所使則是不用之也蓋自孟冬而後歛聚衆役城郭門閭要塞關梁室屋塋壟無所不備以百六十萬家之衆役之不及百一者至於征鳥厲疾則可以休矣凡是書專為農政故於終歲又申言之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

歲之宜

國典之與時令猶月令之於周官六典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六計八成八法八則八柄入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皆典也時令一而已因歲因月因日因星因辰觀其贏縮以為損益天子公卿舍此則無以為學也公卿大夫相與討論典令既協乃以正月始和布於象魏守其典故以時令通之雖百年必世不變可也宋熙寧間王安石嘗數變法一日上御邇英閣問司馬光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文武禹湯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變高帝之法盜賊半天

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繇此言之
 祖宗之法何可輕變呂惠卿云先王之法
 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
 有五年一變者巡狩攷制度是也有三十
 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
 上又問光光云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
 變禮易樂王以巡狩誅之非為變法也刑
 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
 重非變也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
 大壞不宜更造上不聽於是熙寧之政為
 天下
 流弊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

帝社稷之饗

三月遊牝于牧已書其數矣六月命四監
 大合百縣之芻秣八月命宰祝巡視全具

則亦已給矣而又賦之異姓之諸侯何也
 曰繇是百縣之內也曰賦之芻秣與賦其
 犧牲兼乎曰猶之乎賦也芻秣實也犧牲
 名也太史列之曰是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百辟供之則於是致精焉耳曰是季
 秋已制之矣曰季秋則諸侯之稅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
 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共山林名川之

祀

祭祀芻秣則固有常式也藪牧養蕃則固
 不乏也而必為是者言天子不敢有取於
 百辟惟是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各川則合
 力以供之異姓之供郊社同姓之供宗廟
 臣庶之供山川亦猶是圻甸井里之內也
 書其版數人民土田天子受而藏之與賢

能之書共在天府是非復克人委吏之事也故以命之太史太史者列其數不舉其事事故太史者列司徒之事事不復舉大小司徒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

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是則天子所拜天下之民數也州方千里建國二百一十五百七十六萬家以九乘之一千八百九十國五千一百八十萬家去其一百二十為天子列辟圭采之地自是而外諸侯爵祿下逮士庶什一之餘歲有惟正咸獻其力無不備矣凡如是者非為天子也天子為百姓以祀山林名川社稷寢廟皇天上帝故先皇天而後上帝先上帝而後社稷先社稷而後寢廟先寢廟而後山林名川故古之為仁孝者非自身

致也達其大本而後合舉之以天下奉其天親猶以膚髮奉其心志也或曰山林名川則諸侯自祀之不獻於天子而曰咸獻何也曰是畿內之山川也名山大澤古不以封嶽瀆藪鎮則猶天子之祀也甚矣為月令者之宏也其纖悉備至矣本於農事中於禮樂終於會計而皆曰是民之力也非聖人則誰能為之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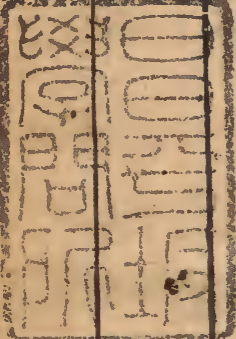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管夷吾曰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以符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

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
掌罰罰為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蠹
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發
五政一政曰論孤獨卹長老二政曰善順
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劾會計
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
有賞五政曰禁遷徙圍流民止分異五
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又曰秋令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
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其氣
不足則發擱瀆盜賊數剝竹箭伐檀柘令
民出納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
地之閉藏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
牘臙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
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不利
後宮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牘臙婦銷
棄草木根本不美亦
七十二日而畢也

臣按管子四時五行凡二篇所制二十五
政辭不雅馴或義不可解然其條貫明白
以人事紀陰陽間可循舉也月令精微馴
雅而人事紀陰陽間可循舉也月令精微馴
月中大政八九十節日月百二十分配乖異
難以取倫必皆諉之天時則非作者之意
故於終篇繫綴管氏使以
政徵時得尋其崖畧云



天德所授

